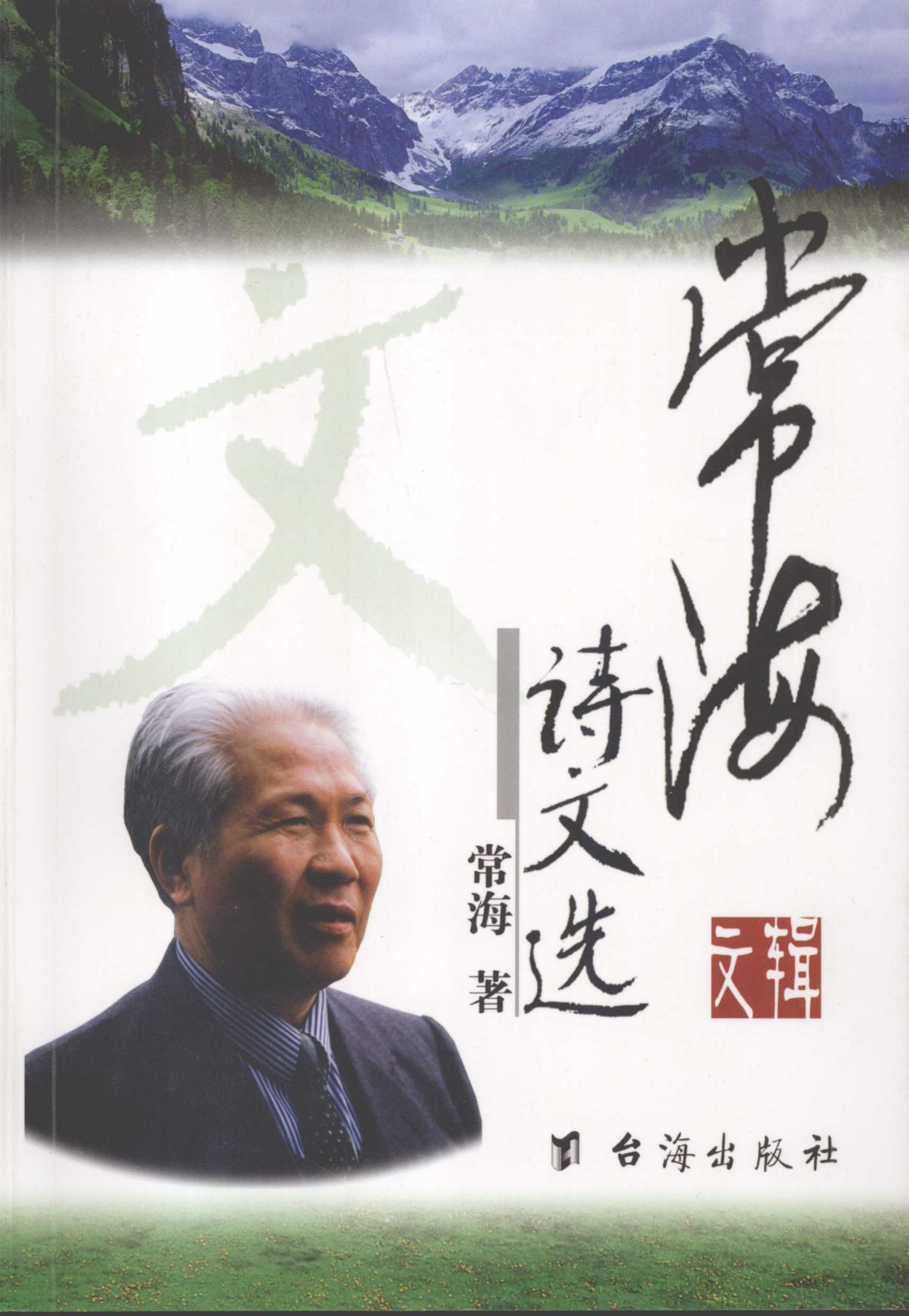




常海

诗选

常海 著



台海出版社

常海诗文选

文 辑

常 海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常海诗文选·文辑/常海著. —北京:台海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80141—602—5

I. 常... II. 常... III. 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963 号

书 名 / 常海诗文选·文辑

著 者 / 常 海

责任编辑 / 吕 莺

发 行 / 台海出版社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 8.75

字 数 / 100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台海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话: 010—84045799)

ISBN 978—7—80141—602—5 定价: 28.00 元 (全二卷)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2002年4月，作者在《张家口日报》欢迎原《察哈尔日报》新闻工作者座谈上的讲话。

作者简介

常海，本名张常海，笔名长海、伊桑、桑田等，1930年夏生于唐山市滦县（现滦南县）。1944年参加革命，1946年肄业于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新闻系，一直从事新闻工作至今。历任《张家口日报》记者，《冀热察导报》记者，四海、怀柔县委通讯干事，新华社南口支社副社长，《察哈尔日报》特派记者，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辑，《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总编室主任、编委、总编辑等。曾任《中流》杂志社长、《博览群书》主编、《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长。系中共十四大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等。2005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目 录

打下凯家坟炮楼·····	(1)
吴主任 ——记一个游击区的女领袖·····	(2)
再访吴主任·····	(6)
“无人区”又有了人烟·····	(9)
怀来城沸腾了 ·····	(12)
模范家庭 ·····	(14)
我心眼亮堂了 ·····	(17)
侦察员张二虎 ·····	(19)
尚义新区发动群众土改商榷 ·····	(23)
抗美援朝的火焰在宣市燃烧 ·····	(25)
模范的洪流涌向省会张家口 ·····	(28)
光辉的成就 ——记庞家堡铁矿场的修复 ·····	(31)
察南的抗美援朝运动 ·····	(34)
工商业的发展方向和当前任务 ——《华北区 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参观记 ·····	(38)
压制民主者必办 ·····	(41)
新风气,新道德,新作风,新纪录 ——察哈尔省 工业生产在“三反”运动中面貌一新 ·····	(43)
在官厅水库工地上 ·····	(49)
新中国第一座露天煤矿 ——纪录电影解说词 ·····	(51)
大同煤矿的新生 ——纪录片剧本 ·····	(56)
战斗在巴山蜀水 ·····	(66)

纪录片解说词的形象化和通俗化	(72)
一部新影片的诞生 ——《祝福》拍摄散记	(77)
游蒲松龄故居	(81)
让戏曲艺术之花开得更繁盛	(83)
关心帮助民间艺人	(86)
与“争鸣”无关的	(89)
也说“算账”	(91)
打麦场上	(93)
不要只是感叹!	(95)
反对贪污、浪费,厉行增产节约	(97)
他永远活在我们身旁 ——访韬奋纪念馆	(114)
渐入佳境	(118)
进一步推广普通话	(120)
任重而致远	(122)
向文化革命大进军	(124)
传家宝	(129)
“敢于……”和“善于……”	(132)
热情、公正、谦逊 ——观球杂感	(135)
努力学习 精益求精	(137)
副刊编辑工作随想	(140)
历尽千艰胆未寒	(146)
谈“蹲”	(148)
一双布袜子	(150)
“五心书”	(152)
小谈“根本”	(154)
心里的春天	(156)
落地生根	(158)
学习西洋要以我为主	(161)

认真学习“乌兰牧骑”	(166)
为我国乒乓健儿空前大捷欢呼	(168)
谎言与事实	(170)
总统的“决心”和美国的“民意”	(172)
四十亿和七亿	(174)
核讹诈也挽救不了美国的败局	(176)
刽子手兼牧师	(178)
美国佬在南越的“新发明”	(180)
约翰逊的悲剧	(182)
美国的“新兵种”——“殡葬连”	(184)
败军之将 何必言勇	(186)
悲剧中的丑角	(188)
白宫归来	(193)
万里行程话友情 ——访美随笔	(197)
中加友谊谱新章 ——访加散记	(202)
新年感怀	(206)
物价三愿	(208)
城市文学门外谈	(209)
生命的赞歌	(214)
年高笔健志弥坚 ——丁玲近事	(216)
在怀特家中作客	(219)
澳洲之花——悉尼歌剧院	(224)
《谈艺录》前言	(227)
读书二愿	(229)
改革与文学	(231)
诗坛老将艾青近事	(238)
匈牙利名城漫游记	(240)
端起教育这个金饭碗	(242)

艰苦的岁月 美好的回忆·····	(249)
游“三记”感怀·····	(256)
老生常谈意犹新 ——《一个老记者的 经历》读后·····	(258)
改革的先锋 历史的主人·····	(260)
永生难忘的日子·····	(263)
附 录:	
常海和他领导的《光明日报》·····	(266)
作者后记·····	(270)

打下凯家坟炮楼

“又少了一个炮楼!”打下凯家坟南山炮楼以后,老乡们挺高兴地这样说。

凯家坟——这个离怀来城十一里地的炮楼,距口,东、西北宅,官渡河,二渡河等地的老乡,简直把他恨透了。楼子上的伙会小子们,天天出来抢东西,到处都叫他们给翻弄遍了,直到眼下,这一带的老乡们还没种上地。

队伍出发前下了一阵小雨,到炮楼底下快十点了,楼子上的敌人已经睡了大觉。

冲锋号响了,战士们机警迅速地向炮楼扑去,突击队抱着炸药包运动到炮楼跟前,掩护冲锋的火力从四面八方射过来。胆虚的敌人还假装镇定:八路指挥打个缺口。楼子上的敌人乱七八糟地扔过来手榴弹,但是已经晚了。五连的爆炸手贾启云同志,早把一个更大的炸药箱贴在了楼子上,紧接着又是“轰隆”的一声响,更大的一股火光一亮,楼子就希里哗啦地倒了多半边。顽抗的敌人再也不出声了,战士们一跃冲上去,从紧底下那里抓出来四个。四连拖出来的那个,半截身子压在里边已快半死。十三个敌人,八个替蒋匪卖了命,五个当了俘虏。

楼子上点起熊熊的烈火,只有庞各庄方向的敌人惊慌地向这边乱打枪弹。队伍到了宿营地,正好十二点。天又下起了小雨,人们开着玩笑:“这老天爷真是向着我们了!”

吴主任

——记一个游击区的女领袖

2 <

“吴主任”叫什么名字忘记了，人们都是这样称呼她。“吴主任！”这个名字被怀柔四区的群众所熟悉和爱戴，而伪大乡、伙会一听到她就害怕痛恨。尤其在寺上村，这两三百户人家的村屯，一提起“吴主任”来，更是妇孺皆知。谁知道这个高高的个儿、小小的脚、梳着个圆头、完全旧式打扮的“过去受人白眼相待的农村贫苦妇女，现在却是这样的大名鼎鼎哩！”

吴主任今年四十九岁了，儿子在县大队上当侦察排长，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吧，她对待八路军不管是军队上的、地方上的、战士或工作员，都是那样的热爱和呵护。她关心着每个八路军，就像关心着她自己的儿子一样，哪一次队伍来到村上，她都要照看照看。有一回几个同志在那吃派饭，把饭派到闹热病的老罗家了，她马上着急地说：“那还行！老罗家闹热病，把同志们吃病了咋说？”于是又叫他派了别处。前几天闹情况，大平原地敌人来得很快，她就到村南头去看着。就那一回，区里三个同志到了寺上，刚端上碗吃饭，敌人就来到跟前了，站岗的吴主任，三步并两步地往回跑，连自个家的闺女、儿子全不顾了，赶忙着往同志们那跑去，通知了他们使他们得以安然脱险。区上同志走后，她就告诉粮食干事说：“以后派饭时，别尽熬棒子粥，棒子粥，轻易煮不熟，太费工夫，不如做点快熟的饭不耽误事！”有一回侦察班到她们村，又给熬了粥，等会没吃上饭，敌人又来了，

侦察班饿着肚子顶了半天，把敌人打回去。回头她好过意不去，晚上开会，把粮食干事“检讨”了半天。

吴主任是寺上村的妇女主任，但实际上她就是全村的头行人，村上有事都找她，而她什么事也都为大伙操心在前头。

上寺村在游击区，长期要与敌人进行残酷斗争，大伙爱戴吴主任，首先就在她能够掌握政策领导全村主持斗争。

前几个月闹情况，除老年人外人们都跑到老远的沙峪口、西市那边不敢回来种地，她却只跑到北石槽，而且她头一个冒险回到村里，挖了个“秘密洞”藏身子，敌人可也没有捉住她，因为她的动作是那样神出鬼没，而且外边的人们有什么事也要先给她通个信。之后她又动员别人回来种地，她说：“现在不种地，太平了也种不上啦！”她领着头带着大家回来，到村边，她先进村看看，没事时方招呼大家进去。她说：“反正这一百多斤！豁出去了！这百姓你不给他壮胆他就不敢进去！”带她号召大家挖地道坚持斗争，于是大家安心住下了。以后她又慢慢把全村牲畜、人力组织起二十八个生产组，到史山坡楼子跟前去种地，可是楼子上的伙会小子们，却打枪扰乱，不叫你好好种，有时一天跑好几趟，于是有的人就说：“地种不了啦！再种就累死了！”吴主任又给他们解释：累又累不死，要是不种地将来可就得饿死，咱们还是紧赶着种地，这胜利眼看着就到了，把地荒了咋说？并督促村小队每天早早上岗，晚点撤，好掩护大家种地。同时，她还向大伙宣传政府发财致富的政策：“一样的地种好了也不要公粮，称坏了也不少拿公粮！”来刺激大家的生产情绪。最近史山坡敌人炮楼给我逼退后，她又叫小队往史山坡掩护老乡发苗种地。在她的积极领导下，寺上村四十多顷地，只剩一顷多没种上了。（大部是楼子根前过去不能种的）

而且苗也长出来三分之二，连被敌圈走的难胞的地，也都给他们种上了。

她对待军属，也是非常关心的，她们村的优抚委员不大“进行”，她就自己兼任优委，她说：“人家出力打老蒋去了，咱不能不照顾人家！”她们村军属的地给先种上了，拔苗也先给军属拔，可是她自己是个军属她却放在后边。

属于被敌圈走的难胞，她是想尽一切办法往回争取他们，因为她想：“难胞还是穷人，和咱们是一条心的。”她一想起她过去那二十四年没房没地养了孩子搁在狗窝里，到地里拣个棒子叫人家罚一百块钱的苦处来时，她为穷人服务的斗争决心也更加坚决了。所以回来的人们她都是积极的给找这找那，非常关心。她并且派人接，捎信给他们回来，并向他们说明政府的政策，回来保险没事。在敌人那边的人便到处传着，监护着：“吴主任捎信来了，叫咱们回去！”虽然敌人无耻的造谣：一会说吴主任叫他们“捉住了啦”；一会又说吴主任要来“投降”啦，但是难胞们信任吴主任的话是不会假的，这个信任使他们心里有了底。天天想法往回走，现在已有一百一十多口人重回这自由的家乡了。

她办事情是大公无私的，从不讲什么私人感情。冬天里敌人在这里制造“无人区”，把人圈走，粮食抢走了好些。赶后回到村里，有人说丢了一千六百斤谷子是干部们灌走了，她听了很生气，和干部们说：咱们不要光自己吃饱了就行，照顾着群众点，只要群众“坐见”（拥护赞成之意）咱们就行！

就在这时，有些干部们又要弄被敌圈走了的人们的东西，她阻止说：“你光顾眼下，以后南边的回来咋办？咱们是光许过眼不过手的，应给他们保存着！”

另外，对于村小队她特别抓得紧，她知道在游击区第一

就要掌握武装斗争，她每天都是早早地催他们睡下，早上又早早地把他们叫醒去上岗，并亲自到村头检查岗哨，看看站上了没有。同时，她还频频嘱咐小队要好好保养身体，她用实际行动去关怀小队的健康，给他们槐菜团子种，叫他们多吃点菜。并和他们说：“你们把庄稼人掩护好了，好好种地，老百姓能种上地，你们的地就扔不了。”

说了话要算啊，她积极地号召大家给小队耕地，说：“人家在前边流着血汗，还不是为了掩护咱们！让咱们好好种上地嘛！”她对小队虽然如此关怀爱护，但他们如果要犯纪律的话，她是坚决的严厉批评的。如有一回，伙会到村抢东西走后，村小队想吃被伙会捉剩下的几只鸡，吴主任见到后，立刻严格地阻止了他们，她说：“你们怎么跟伙会学哇！咱们又不是中央军的徒弟！”可是这鸡以后却又叫伙会弄去了！小队们有些埋怨，她却说：“捉去捉去吧！有他吃的没你吃的，咱们是八路军共产党领导的，不能跟他们学！”她还特别注意群众纪律，如他们村担架队随军远征时，因为人们叫敌人给抢的恨极了，都憋着劲也要到敌人那边去抢去，临走时，她给大家解释说：“咱们到外边可不许当毛贼子，跟着伙会学！咱们是毛主席领导的，为老百姓服务的啊！一草一木也不许动人家的！他们也是咱们老百姓嘛！”人们听了吴主任的话，真的没有人拿一点东西。

由于她这样积极热心，不辞辛苦地领导大家朝前干，所以很得群众的拥护，寺上村民没一个不敬爱他们的“吴主任”的。临行一回来，老乡们有的给她擦锅台、安锅捐助她盆碗等。回来的难胞们还准备请她吃饭，不料被她拒绝了，她说：“我在工作，没时间。”

再访吴主任

（按：作者初访吴主任的报道，以“吴主任”为题，已发表于本报七月十四日四版，本篇为该文的连续报导。）

距上次时隔两月，八月六日我又到了吴主任他们村——寺上。绿油油的庄稼地里，勤劳的农民正在锄着草，上次所见的一块块长满蒿草的地，现在是没有了，上次见到的一块块的麦田，已为晚棒子晚豆及萝卜所代替。

进了村，到在吴主任家里，她那刚生下来因没房没地搁在狗窝里的那个现在已十来岁的孩子，正在宽敞的院子里玩耍，他一见是我，马上笑着迎了上来，并告诉我他妈没在家，到村公所去了。

于是，我又去到村公所，一间小屋里，吴主任正和农会干部在商量着村里的事，我们互相打完招呼之后，他们让我在炕边上坐下来，我开始听着他们的谈话：

“人家为咱们挂的花，咱们得慰劳慰劳人家。”吴主任让我坐好后，又继续谈他们的事了，于是大伙商量了一阵之后，就决定把上次慰劳伤员剩下的慰劳品给曹瑞十七斤麦和三十个鸡子，给郑庆安二十个鸡子。我问他们这两个是啥人，吴主任就走过去说：前些天咱们军队打郑重庄（按：系七月二十日）时，曹瑞是小队，在头里给咱们队伍带道，冲锋时叫敌人打伤了，郑庆安在咱们县大队里办事，有病在家里休养；你说他们都是为咱们百姓，现在不得了（即有病）你不顾怜着点？正说着，粮食干事和一个老乡走了进来，看

革命年代
革命年代
革命年代

样子就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前者说那个老乡给队伍压棒子面亏了二斤，后者分辩说是棒子淘干了面出不来那么多，而前者却认为不是这样，一定要叫补出来。他们俩争辩了一阵子，吴主任就答话了，他先向粮食干事说：“压棒子面你可不知道，棒子一有个淘干了，就出面少，成头低，要淘湿了出面就许多，少几斤子就算了。”然后又回头对那老乡说：“行了，你回去吧！不用包了。”老乡走后，他又批评粮食干事：“他把棒子淘干了少个一星半点的就不用计较，说给他下回怎样淘就算了！还用急得那么脸红脖子粗！亏个几斤子你和队伍上一说明白他也不会叫你赔。”我听了之后，不觉心中想到：吴主任还和早先一样，对工作关心负责，处处给老百姓打算。

过后我们又把话题转到生产上来，吴主任和其他干部都自傲地说：“我们庄这可不耐，人们都死命地干！”的确！这话并不虚，他们村一共四十多顷地，上次我来时还十多顷没种，而现在则仅丢下两顷很坏的地没种了，并且种上的地十顷锄了三遍，其余的都锄过二遍了。为了准备解放军到来时有菜吃，他们并种了一顷多萝卜，这个曾被敌人制造“无人区”达三个月之久的村子，在人畜力特别奇缺的条件下，能抢种上这么些土地，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成绩。吴主任说：“我们庄早先一共是一百七十二个牲口，叫敌人抢的就剩下四十几个了，一个牲口背拉种一顷地，要不叫人和牲口，及时马溜的赶着种连二十顷也种不上！”说到收割麦子时，大家都笑着说：“今年可得看了，四顷多麦子没叫伙会抢一粒去！”吴主任叙述那时热烈抢收的情形说：“……前边有小队（即民兵）大队做掩护，伙会哪敢出来！我们就黑间白日的一股子劲抢着收，黑间看不见，着手摸着就干。”

打下郑重庄之后，寺上敌人制造“无人区”圈走的难

胞又回来一些。现在全村一共回来快到二百口了，农会里种的八亩瓜地解决了他们的困难，吴主任向我解释说：“这会这也打胜仗那也打胜仗，难民不断地要回来完了，要不是都叫敌人分的这一点那一点的不在一块，就老早的争取回来了，我们一知道那有难民就想法捎信叫他们回来的。”

从上次我来那时起，“摸黑队”^① 就没到这村过来了，尤其是我军打下郑重庄^②这里就更太平了；假如说上次我们这样在屋子坐着外边一打枪我们就得跑的话，那么在今天，我们最多是出去一个人去问问站岗的就行了，虽然如此，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放松武装斗争，吴主任还是天天把小队打发到前边去监视敌人，他说：“咱们庄离火车道近，麻痹了可不行！”但是，郑重庄的攻克，大家却一点也不掩饰他们对此事的欢喜，吴主任说：“这群土匪可把我们这片糟害苦了！”接着他又若有所思地说：“看起来，他们（指敌人）到底熬不过咱们！”当我告给他们两年的革命战争，解放军已消灭蒋介石二百七十二万军队时，他们都兴高采烈地说：“好唉！蒋介石可真快完蛋了！”

1948年8月7日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群众日报》

① 是地主武装伙会一部，因其夜间出来扰民，群众便称之为“摸黑队”。

② 郑重庄是离怀柔城四里地平古路上的敌重要据点，该地驻有敌军一营，四区的反动地主武装多聚于此，敌营长兼伪大乡长钟茂亭是这一带人民痛恨的大恶霸，光在他手下被残杀的农民就在五百名以上，此次我军一举攻克，全歼守敌，并活捉钟茂亭，给这一带人民除了一个大害。